

蓮說





篆刻：區大為

麴蓮說

愛蓮說・鍾玲玲

出版：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智羣商業中心十三字樓

電話：528 3671 圖文傳真：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門市部)

電話：528 3605 865 0708 圖文傳真：861 1541

承印：亨泰印刷公司

香港柴灣利眾街27號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

電話：896 3687 圖文傳真：558 1902

發行：利通圖書有限公司(港澳)

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凱旋工商中心8樓C

電話：303 1010(13線) 圖文傳真：764 1310

© COSMOS BOOKS LTD. 1991

ISBN 962 257 512 9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一九九一年・香港

序言

有關於《愛蓮說》的兩個錯誤

有一回我跟朋友說，你不寫了？

朋友回答，對呀，沒甚麼可說的。

可見寫作一如說話，既然無話可說，也就再無說甚麼和怎樣說的煩惱。

我寫《愛蓮說》完全是因為有話要說。不過倘若仔細思量，情況或許兩樣，因為有許多話其實不必說，如果一定要說，那麼就應該好好的說。

因此《愛蓮說》犯了兩個錯誤。其一，我說了不該說的話。其二，我並沒有把要說的話說好。我從不指望原諒。因為我有承擔的勇氣。我認為即使在一無可取的情況下，《愛蓮說》日後倘若還能為我留下一點記念的話，那麼就不會全無意義。

我不是天生的作家，因而其中種種，可想而知。《愛蓮說》一如所料並未能按照我原本的構想完成，然而在這一點上與我的人生卻是不謀而合的。

鍾玲玲 四月二十九日

錄目

序言

一、兩地書

一

二、我的日記

三九

三、我們的天空

六八

四、人民不會忘記

一三七

五、吾愛

一四〇

六、蓮生這個人

一四四

七、在虛無的日子

一六八

一、兩地書

1

齊正：

我仍然記得那天晚上你對我說過的話。

你問我，你會到美國來看我嗎？

我說不會。

你又問我，你會寫信給我嗎？

我也說不會。

當時你就好像有點兒不高興。但你看，現在我就寫信給你了，在你說那些話的時候，我其實並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希望我能夠到美國看你，你是不是真的希望我可以寫

信給你，但我終究還是寫信給你了，雖然我並不知道我最終是不是可以到美國看你。

但你爲甚麼要不高興呢？當夜如果我說會，難保你又會加倍地不高興了。

你渴望我能夠對你好，但你又害怕我對你好，你教我怎麼辦才好呢？

你其實應該瞭解我。你倘若瞭解我就不應該約會我，在我們相見的時候也不應該說這樣的話，但你爲甚麼一點都不能夠瞭解我呢？在你牽着我的手的時候你對我說，你的手還跟從前一樣，我聽了心裏頭就很高興，這難道會是真的嗎？我們分開的日子不是一年半載，不是三五七日，我們分開已經整整十七個年頭了，在這十七年當中到底發生了多少事？不管在我們的肉體上，還是在我們的精神上總共受到多大的磨折，這麼會是真的呢？況且即使在我們仍然相親的日子裏，你也不是沒有牽過別些女子的手。

所以我其實並不喜歡聽到這樣的話。你爲甚麼總是喜歡欺騙我？

當夜裏我也曾問你，你還喜歡過甚麼人嗎？

齊正喜歡跟女子交往。齊正跟女子交往並不是一件稀奇的事。

當時你是這樣回答的。你說，噢，是這樣，總是有交往的，但卻沒有喜歡的。

我聽了心裏頭就很難過，我難道也是你交往的，而不是你喜歡的嗎？齊正爲甚麼總

喜歡欺騙？

而我是不是委屈了你呢？正如你當夜說的，我並沒有欺騙誰，她們難道不是心甘情願的嗎？

我是心甘情願的，因此我從不怪你。但你難道也沒有欺騙次芳嗎？在你與別人交往的時候，你難道從來沒有想到過你的妻子嗎？

我難過不是因為我，而是因為次芳。你還記得那年咱們在小公園裏的事嗎？次芳與我並排地坐在公園綠色的長椅子上，在表面上看來我們分明是緊緊靠着的兩個人，雖然事實上又不是。當時次芳對我說，齊正是我的，你不要阻撓我們。綠色的長椅座落在小公園高高聳起的小山坡上，已經是黃昏了，向前望去越過斜坡在微微下墜的樹叢間可以看到落日的餘暉如何在疏密有緻的葉子間來往穿越，那金黃的閃爍事至如今仍然停放在我的腦海裏難以消磨。我記得我是這樣回答的，我這樣對次芳說，我一定不會阻撓你，但你要曉得，像這樣的事他日難保不會發生在你身上。

呵呵你一定是不復記憶了。你能夠記憶的事一直很少。那麼我這就對你說，你聽後的心情大抵就會像聽着別人的事情那樣，你難道還會感到絲毫的痛楚嗎？

你來了，滿臉通紅，不太像談情時的你。扭打她，扯她的衣服，把她推倒在草地上，你看你，你曾經這樣對待你的情人，因而你的情人後來又這樣對待你，前因後果，有跡可尋，當情人成了妻子，你不會有好日子過，這原是你齊正所應得的。

這是你齊正所應得的，次芳並沒有原諒你，但我卻一直沒有怪責你，我仍然希望你好，你與次芳做得成夫妻會是我所喜歡的，到現在你們忽然又不好了，我聽了就是覺得難過。你愛次芳多些，但你愛次芳多些那又如何呢？

你一直很少提到次芳。你與次芳的事原只是你們兩個人的事，在你們兩個人的事裏頭不應該有我。但這晚上你卻提到了次芳，你欲言又止而我又並不喜歡聽到。你說到次芳是因為你想說明齊正並沒有欺騙次芳，次芳所愛的其實並不是齊正。

你說時半點兒也沒有想到我，而你想到我時就只會得歡喜，仰着頭對我說，你記得嗎？你那時常在屋外佇候我的樣子。

那已經是那許久以前的事了。你其實何必說呢？

我當然記得。從來沒有忘記。而婚後你又發現次芳佇候的又是另一個人。

齊正呵齊正。我把頭埋在胸前，不太想哭，但眼淚卻從我的眼睛裏流了出來，伸手

抹時，一片清涼，感覺恍如隔世。

我到底是憐惜當日的我，還是憐惜我昔日年輕的歲月呢？

都過去了，那麼憔悴，你不該追問我爲甚麼流淚，一如我沒有追問你是否也曾愛戀過我。

你到底愛戀過我沒有呢？是從來沒有還是早已忘卻？

七年前我們相聚過一次，臨別時你也曾問我，咱們四年見一次面好不好？

我沒有說好，但也沒有說不好，因爲說話的人是齊正，我不應該把齊正說的話放在心上。

你確是沒有放在心上。都七年了，像死去一樣，從來沒有想過。但你爲甚麼又再前來相見呢？是因爲你即將離去，往後咱們將不會有再見的可能嗎？

你的蒼老確實是唬嚇了我，看來我的蒼老亦同時唬嚇了你。

你的頭髮都疏落了，在過往我不曾看到過你眼角的皺紋，你原本寬闊的胸膛想必亦已日漸萎縮了，看着你薄薄的襯衫我就能夠想到這個。你說這是十多年婚姻生活所帶來的災害，是這樣的一場災害呢，你說，倘若我們能夠結成夫婦，不知道又會怎樣。

我不知道，因為從來沒有想過。

我一度渴望能夠成為你的妻子，但我失去你的日子實在太長，而我擁有你的日子卻又太短，我其實並不怎樣認識你。

你會是個忠誠的丈夫嗎？你甚至不是個忠誠的情人。

雖然我並不想委屈你，但我已經忘卻為甚麼愛你。儘管我仍然愛你，十分親近，像最要好的朋友，但我卻一點都不知道你，你從來就不是一個真實的人，像一抹影子，老揮不去，緊緊相隨。

我想我們是做不成夫妻的。連你都這樣說了。即使我們做得成夫妻，到頭來恐怕同樣慘淡收場。

我們已經有了一個慘淡的收場了。但我卻頗能與人和睦共處，咱們倘若能共同生活在一所房子裏，我一定不會跟你吵架。

你會不會後悔呢？倘若你不是選擇次芳，而是選擇了我？

你還記得那晚上的月光嗎？我幾次抱頭細看，好像是欣賞月色的光華，其實是因為我確實是不想看你。

我並不那樣喜歡看到你。而在我前來與你相見的路途上我也曾掉過頭去有好幾次，其中的意思實足以說明我實在是不想看到你。到我看到了你也不把你當作當年的戀人，你跟我當年的戀人毫不相近。你到底是誰呢？你牽着我的手走路時我很能感覺到你掌心傳來的微溫，但我其實絕不眷戀我實在是更寧願一個人走路，心裏頭但願你並沒有對我做着這樣的事，而這樣的事實在不合適我。我並沒有寄以同樣的熱情說起來你或許怪我，但齊正，實在你又怎能夠怪我呢？因為我從來就沒有怪責過你。

我並沒有怪責過你儘管你也曾如此地傷害過我。當你牽着我而我看着你不住搖擺的手時你手腕上不斷搖幌的手錶就很能使我回想起當年的一件事。次芳當年喜歡送你手錶。有一回她送你手錶你心裏一不痛快就當着我們的面把它摔落在公園的草地上。那時經已夜深而公園的燈光非常昏暗，但在昏暗的夜色中我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次芳那張惶失措四處尋找的模樣。這模樣和舉止在我心裏頭留下了難忘的烙印，深深地感覺到你不僅僅只是傷害了她，你亦同時傷害了我，那遺落的刺痛時至今日並未稍減，儘管在一己的情感上我早已拋諸腦外，原諒了你，但因為次芳的緣故我又怎可能真箇的原諒你？我對次芳的情感又豈能只因爲我愛你而置她於不顧呢？

不知道次芳對蓮生又是怎樣。這晚上你說了很多話，蓮生聽了心裏頭充滿了難言的痛楚，深深地感到了生命的無奈，而我何曾是自己的主人呢？

你忽然問我，你曉得當年我幹嗎跟次芳親近些嗎？

我只以為是因爲愛。但現在我曉得了，因爲你告訴我，那是由於我朋友太多，我名氣太響，你跟我在一塊的時候很不舒服。

當年是一九七一年。我清楚記得一九七一年的事。

我第一次見你是在羅浮山的工地上。我跟朋友坐在陰涼的樹蔭下抽煙而你卻挑着一擔石頭正站在對開的泥路上擦汗。後來你跟我說了，你說你站在那兒情緒很壞，惡劣的情緒來自你疑心我們這一伙人並不是懷着萬二分的熱情來到這荒僻的村落，我們來不過是貪圖荒野的景緻而不是爲貧苦的鄉民服務，因而你那顆年輕的心充滿怨懟，你對我們這伙墮落的布爾喬亞充滿了憤恨的情緒。

但我卻非常的喜歡你。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我坐在樹蔭下看你，微風習習，你站立的姿態與你側面的輪廓充滿了泥土的氣味，這氣味使我遙想起家鄉裏木板床下四根低矮的床腳，但我這樣想可你又完全無法知道。

我第二次見你是在學會的除夕晚會上。會上人多我其實並沒有注意到你。我後來注意到你在當時你就坐在我的對面，我可以清楚看到你微笑時的樣子，而你一直看着我微笑。當夜我手足無措，情緒非常高漲，以致做出了許多使人矚目的事。或許你已經看出來了，當趙蓮生愛一個人的時候就是這樣。你看到我是怎樣愛一個人的，雖然你心裏頭怎樣想我又不會知道。

我第三次見你是在駛往中央警署的牢車上。在我們被捕以前我並沒有看到你。我並不認識你。我們還不曾說過一句話，我並未料到我們會並排地坐在同一的椅子上。我真正認識你還是以後的事。我是不是真的認識你呢齊正？到底怎樣才可以真正認識一個人？在這麼多年以後，你可有想到過一九七一年對我們的意義嗎？

我們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倘若沒有保釣運動，人海偶遇，擦肩而過，一定不會發生往後的事。

而咱們分手的種種原因我都想到過了。就是沒有想到過會是因為我朋友太多，會是因為我名氣太響，當你跟我一塊的時候，竟然會這樣的不自在。

我一直愛我的朋友，從不拒絕任何人，這難道不是你愛我的原因嗎？

你到底是怎樣看我的呢？

我的名氣就跟我的愛情一樣，僅只是曇花一現，但卻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我原來是因爲這樣失去你的，而次芳原來是因爲這樣得到你的。那時你太年輕，我們相遇得不是時候。

而我爲甚麼要寫信給你呢？

自小公園出來你已經沒有再把我的手窩在你微溫的掌心裏。你昔才的熱情到底跑到那裏去？爲何從來短暫，總教人難以消受呢？

於是我就體察到咱們的距離。重重相隔，我們整整闊別了十七個年頭，在咱們的關係上，甚至還遠遠地及不上那些你並不喜歡，但卻時有往還的女子。

或者就是這樣了。我原是不該來的。離別的時候要較前來相見的時候容易得多。當我步進車廂，朝着回家的方向，我感覺到再次地失去你，你已經不再是我的戀人了，但你卻仍然是我的朋友，我還是非常的珍惜你。

我一直想念你，不知道你生活可好，你的日子過得怎麼樣？

從前的事經已不再重要了。或者再不應該提起。你倘若回信給我，就只說目前的